

1996年，我曾参加一档电视节目，讨论如果林黛玉和薛宝钗进入职场，她们哪一位能够胜出？那时候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首播已近十年，但之后不断重播，热度不减，人们对其中的演员们都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出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她出现在哪里，都会有人指认、围观，她希望跟她合影，请求她签名。那次在录制现场，陈晓旭一出现，就引起了轰动。现场除了被邀参与讨论的嘉宾，还有好几排观众，那些观众的目光都主要集中在陈晓旭身上。编导安排我坐在陈晓旭旁边，后来剪辑播出的节目里，给陈晓旭和我的同框镜头颇多。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发表了若干涉及《红楼梦》的文章，也出了第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书，但响动不是太大，是直到2007年我应邀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连续录制播出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才把我跟《红楼梦》勾连起来。1996年那期跟陈晓旭同框的谈话节目播出后，有的观众惊讶：“刘心武不是写小说的吗？怎么跟陈晓旭坐在一起？”录制那期节目的时候，陈晓旭已经不再参与电视剧的演出，她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据说业务风风火火，效益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抱着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多方汲取营养的目的，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那次节目的录制。

与林妹妹同框

刘心武

如今还可在网络上找到二十几年前的那期电视谈话节目。讨论中大体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林妹妹不会为人处世，过于率性，出语尖酸刻薄，在职场上就很难混好，而宝钗



完整的独创的行为艺术。陈晓旭认为宝姐姐虽然能够笼络人心，但工于心计，到头来是留不住人的。那次的现场讨论很有意思，主持人也未作最后结论，让观众把各方论点都作为有益的参考。

风车

苏剑秋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风车一直是荷兰的代名词，它的历史渊源与荷兰的兴盛发展密不可分。与后来的郁金香花卉在荷兰一同成为当之无愧的荷兰通向世界的名片。这次荷兰之行，除了饱览艺术之旅，显然风车与郁金香也属艺术欣赏之列。荷兰的发展风车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席，那些历经几个世纪的风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却成了荷兰旅游文化资源的佼佼者。每年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地游客前来一睹风车的昔日风采，给荷兰带来无尽财富，看似为生计而成就的古今往昔，其中的艺术成分不言而喻。田间田间，在风车最盛行的19世纪，荷兰全境大约有9000座风车，到处可见的风车，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中，光18-19世纪的荷兰风景画中，表现风车主题的作品，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荷兰人建造风车，起初只是为磨粉，风力转动风车叶片，产生动能，进而带动石臼。碾碎的粉末最后用来做面包。一座风车可以满足近千人的粮食供给，可想它的作用之大。当然风车还可以排水，荷兰地势低，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海拔低于地面，于是荷兰人不得不长期与水患作斗争。荷兰借助一年四季来自北海的取之不尽的风能，用风车创造出排水系统，成功挽救了农田。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拦海大堤，风车排水淡出了人们视线。从此风车就成摆设，实用价值退出了历史。

风车对荷兰人来说成为永远美好的记忆。他们懂得善待和保护，祖宗留下的痕迹，光芒依然闪烁。保护古老风车的那些人曾经被视为因循守旧派，但正是那些人的努力，如今仍然保留下来近950座风车，让我们了解风车，更了解荷兰的一草一木。那可是荷兰的象征呵！也是自然文化遗产的延续。

著名的小孩堤坝上的人来人往，九座风车错落排开，展示着无尽光辉。我在风车底层掌管人房舍停留，满屋老物件叙说着沧桑，取暖炉上铸铁架钩花依旧，咖啡壶上的划痕仿佛是在昨日，老式缝纫机上的线团还连着，墙上多帧老照片告诉你一切，窗外一派田园风光阡陌河道怀旧气息，不就是18世纪的风景画吗？真美。

风车、郁金香，还有艺术家维米尔、伦勃朗、梵高一同组成荷兰一道艺术风景线。这是一个有着强烈艺术氛围的国度。这不，在莱茵河畔，一艘游船靠岸，成群结队的旅游者，洗去尘埃正涌向小孩堤坝，欣赏着艺术瑰宝。



笑，却始终没有专门跟薛宝钗说过一句话。仅就这两点而言，程伟元、高鹗撰出的后四十回，那贾母无情冷淡林黛玉、王熙凤积极设计掉包计的情节，就跟前八十回满拧。更有民间论家从书里抠出许多细节，来揭示薛宝钗的人性阴暗面。褒薛贬林曾一度流行甚广，如今拥林批薛又成气候。清代、民国时期都有人说，娶妻要娶薛宝钗，交友要交林黛玉。搁到如今市场经济中的职场，则林、薛究竟谁有优势？像1996年那样的谈话节目，其实真的还可以再录制一番。

我的恩师周汝昌先生，更喜欢史湘云这个艺术形象。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史湘云才是《红楼梦》中的“女一号”。吾爱吾师，吾更爱独立思考。我也非常欣赏史湘云，但我依然认为《红楼梦》中的“女一号”是林黛玉。我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史湘云在第二十回突然出现，而在之前之后，到八十回结束，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各钗一样，交代一番她的身世来历？经过层层剥笋的分析，我最后得出结论，古本《石头记》署名脂砚斋的批书人，就是史湘云这个角色的原型，而这也正是周汝昌先生一生坚持的观点。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选角上下了很大气力，像欧阳奋强饰演贾宝玉、陈晓旭饰演林黛玉，人们交口称赞不消说了，其实所选的郭宵珍饰演史湘云，我以为也非常贴切。那一年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把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拍成八集电

视连续剧，就约请郭宵珍饰演了其中来自农村的杏儿一角，令我非常满意。一位年轻人来跟我讨论，他说，林妹妹、薛姐姐、史小姐，究竟哪一位更可爱呢？我跟他讲，先别进入讨论，首先，你使用的符号就不准确。把林黛玉叫做林妹妹，这不错，《红楼梦》书里以贾宝玉为主体，林黛玉比她小，所以是林妹妹，但统览前八十回《红楼梦》，里面无论是作者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里面，都绝对没有“薛姐姐”的说法，只有宝姐姐的写法，这是因为薛宝钗比贾宝玉大，是他表姐，为什么不叫“薛姐姐”而叫宝姐姐？值得揣摩。书里写史湘云，在

人物对话里，总写成史大姑娘，统览前八十回《红楼梦》，绝无“史小姐”的字样，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因此，要讨论《红楼梦》，首先要细读《红楼梦》，精读《红楼梦》。

总体而言，林妹妹、宝姐姐、史大姑娘，都是水为骨肉，玉为精神，兰为气息，都是那个时代、那种社会里的悲剧性人物。她们都值得理解、同情、赞叹、欣赏。至于每一位读者究竟更喜爱哪一位，都可以畅所欲言、直率争辩。《红楼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本文为《林妹妹，宝姐姐，史大姑娘，你更喜欢谁？》一书的序）



笛弄晚风三四声
郝耀庭作

1994年10月1日，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登塔观光设施和立体照明系统投入运转。至此，地面标高468米、卓然秀立于陆家嘴地区现代化楼群中的“东方明珠”，以一幅“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如梦画卷，与隔江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交相辉映，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文化娱乐设施，展现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壮观景象。

为了把上海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建设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成为上海文化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发展，并保持长盛不衰，不仅要有经济总量，还要有文化建设（包括文化设施）作支撑。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

经济中心，必然要求其文化事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文化设施状况相对还较为落后。正如夏衍在1987年撰文所述：“上海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半壁江山”，“但是三十多年来，上海的文化事业发展较慢，在文化设施方面‘欠债’不少。称得上漂亮的电影院仍然是‘大光明’，说了几十年的大歌剧院至今还没有建起来。”言简意赅的论述，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文化设施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广播电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电视开始普及，然而当时的电视发射塔却不胜负担，上海市就提出了建新电视塔的设计。1984年，市八届二次人代会上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上海将新建一座电视发射塔。新建广播电视塔选址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最终选在浦东陆家嘴沿江至浦东公园一带。这里与外滩隔江相望，新塔建成后，可与外滩建筑群相映生辉，更可与

设施，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奠基开工。1994年10月，登塔观光设施和主体照明系统投入运转。1995年5月1日，开始承担上海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任务，东方明珠塔第一期工程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

东方明珠塔塔标高为468米，仅次于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553.3米）和俄罗斯莫斯科奥斯坦金电视塔（533.5米）。塔体总重量为12万吨，是世界闻名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的17.1倍。塔体由三根斜撑、三根直径九米的擎天立柱及广场、塔座、下球体、五个小球、上球体、太空舱、发射天线桅杆组成。塔身设计抗震标准为“7级不动，8级不裂，9级不倒”，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由于设计者富于想象地把11个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正圆形球体从蔚蓝的天空串联到绿色如茵的草地上，从而使“东方明珠”生动体现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神韵，透析出极为浓郁优雅的东方文化气息和江南艺术情致。入夜，遥望东方明珠，色彩缤纷、璀璨夺目；登塔俯瞰上海，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经过不断完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集广播电视信号发射、都市观光、历史陈列、浦江游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和旅游热门景点之一，闪耀在美丽的浦江之畔。

明日介绍
上海新地标：
新天地。

明珠璀璨耀东方

段春义

追缉
刘伟馨

要是你看过1967年版《雌雄大盗》，不妨再看这部新片《劫匪》。它们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对情侣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四处流窜，杀人越货，手段残忍，警察展开追捕，最后将他们击毙。所不同的是，《雌雄大盗》是从罪犯的角度聚焦故事，而《劫匪》从一开始，两名退休的德州老骑警弗兰克和高尔特，就跃入我们的眼帘（前者由凯文·科斯特纳扮演，他主演过《与狼共舞》，后者由伍迪·哈里森饰演，他演过《天生杀人狂》的角色），他们将要把逃亡两年多的罪犯绳之以法。

这两位老警察，在骑警被解散之后，弗兰克在私人公司做保安工作干得不错，且家庭幸福，而高尔特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带带外孙，无所事事。要知道，他们过去非比寻常，在德州骑警中，是响当当的人物，在一次围剿中，队长弗兰克和队员高尔特5分钟内杀了54个匪徒。现在，当邦妮和克莱德迟迟不能归案之际，老骑警重出江湖。

这不可能一帆风顺，老家伙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年龄，弗兰克叫邻居孩子向天空扔瓶子，三次拔枪射击，无一击中，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思议；高尔特憋不住尿屡屡要上厕所；遇情况，弗兰克奔跑气喘吁吁，身手不再敏捷。其次，对手凶狠、狡猾，他们劫狱、枪杀警察，行踪飘忽不定。再次，被联邦调查局认为过气的骑警，不受重视，他们也很难跨州执法。还有，雌雄大盗抢银行的行为，在经济萧条环境下被一些人认为是劫富济贫，加油站的服务员就不愿告知逃犯踪迹，还要祝逃犯好运。

这不是一部紧张激烈的电影，德州老骑警的追捕过程，全部蕴含在舒缓的节奏中，大远景里，汽车在荒漠中行驶，一个又一个州，僻静的小路，雨中的木屋……在如水一般流淌的音乐中，年老的弗兰克和高尔特，慢慢地说话，缓缓地行动。所有线索，一条连着一线，有犯罪现场，有推测，有线人，有

待兔时获得；最后邦妮和克莱德被击毙，也是他们被引诱到了同伙的家里。在犯罪现场，自认拥有新设备、新技术的联邦探员，还是敌不过经验丰富的老骑警。对于那些盲从罪犯的人，比如加油站服务员，弗兰克则用拳头和事实说话：“达拉斯有个无辜警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被他们爆了头，他的家人下星期要靠救济度日，你还要祝罪犯好运？”

弗兰克和高尔特从前是上下级，也是朋友，但两人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在战斗中，高尔特总会按法律要求对敌人喊“举起手来”，有时敌人趁机开枪打死自己人；而弗兰克不会这样，他一上来就对敌人开火。当他们决定设伏击毙邦妮和克莱德，高尔特不愿看到很多血。弗兰克问：“那你为什么来？”高尔特说：“我必须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老牛牛的遗风。当初，弗兰克接下任务，最先想到的搭档是高尔特，但他没进高尔特的家门，就掉头开车走了，他生怕打扰高尔特平静的家庭。当弗兰克买完武器，高尔特就坐在商店门外，他看见了弗兰克离去，赶来请战。影片最后，虽然密集子弹射向雌雄大盗，他们死后，高尔特还是说了一句“举起手来”，这符合他的性格。

德州骑警后来重新恢复，据片尾字幕：高尔特重回岗位，直到1947年12月14日去世；而弗兰克回到妻子身边继续过退休生活，1955年7月10日去世。他被认为是史上最著名的德州骑警。

读碟

刘伟馨

诗三首
华振鹤

绍兴东湖
愁湖一望碧无痕，
淡淡晨岚最系人。
独对虹桥长不语，
依稀梦里觅诗魂。

南昌大佛寺
危哉宝相现新昌，
下瞰人寰证海桑。
夜卧僧寮山籁寂，
隐闻梵呗曼声长。

重游甬直
古镇风和千载香，
古桥鱼独瞻萧梁。
陆公池畔徜徉久，
冰食屋中笑语长。

注：萧梁，指始建于梁武帝萧衍的保圣寺。

十日谈

上海地标 责编：郭影

上海地标 责编：郭影